

灯下漫笔

施正辉

## 品味立夏习俗



于国人而言,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共有二十四个节气。在国际气象界,二十四个节气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可见中国的二十四个节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

据《启东县志》记载,启东重要的岁时习俗有十七个,其中二十四个节气中入选的唯有立夏与冬至。也就是说,立夏与冬至不仅是节气,而且还是节日。冬至主要是集中于启东北部吕四一带的居民作为重大节日来庆,立夏则是启东人公认共度的全民节日,与春节、端午等典型节日相提并论。

节日是具有鲜明仪式感的日子,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个季节起始的节气中,启东人只将立夏同时作为节日肯定有其特定的含义,具体表现在立夏当日饮食、活动等诸多方面的风俗习惯。

“立夏吃蛋,石头踩烂。”“立夏胸挂蛋,小信不挂夏。”与立夏节日密不可分的是蛋。吃水煮鸡蛋、鸭蛋、鹅蛋,意味着一个夏天不挂夏,也就是身板结棍,不会销肉变瘦。撇开传说不谈,家禽蛋营养丰富,水煮方便且营养流失最少,先人以水煮蛋为习俗实属聪明之举。更称奇的是,除了吃蛋,还可斗蛋、立蛋。我在上小学二三年级时,每年立夏都会将煮熟的鸡蛋或鸭蛋放在彩绳编的蛋络子小袋里,然后往脖子上挂,胸前一晃一晃的,于天地间阔步上学。一走进教室就寻找斗蛋对手。两个同学之间各拿蛋的一端碰击,以未破碎为赢,且再找对手相击。实际上,斗蛋胜负既取决于家禽食料、健康状况继而蛋壳的厚薄、成分,还与煮蛋、斗蛋的技巧相关。有时,尚未斗蛋就因为误击蛋壳就破碎,或者刚一出手就被击败,似乎显得无奈与尴尬。好在年幼之时,关心更多的倒不在乎决定输赢的因素和成败本身,而在于相斗的乐趣和吃蛋的快乐。

孩提时候,有个立夏下着雨,午饭后曾被父母放到泥络担子上用杆秤称重,场景酷似农户称家畜买卖,只是称完后,家父一边用称身敲打我的背部,一边口念“立夏称重,做人不怂”“秤杆一杆,小信肯长”之类吉利话或祈祷语。立夏称重早已远离现实生活,在我们的记忆中也逐渐被淡忘,似乎能做到文字记载可溯也算幸运了。至于立夏过节,不坐门坎,小女孩穿耳洞,天晴下河洗澡、晒晒衣物,父母给新出嫁的女儿和新女婿送凉枕、夏服等习俗,小年轻们基本闻所未闻。

幸运的是,近年来,随着乡愁怀旧热四起,立夏除了吃蛋这一主打习俗之外,喝粥,吃青蚕豆、青麦蚕、草头饼、梅子等慢慢回归现实。5月3日傍晚,有位30岁左右的忘年交在微信圈发了一张冰糖腌青梅的照片,配文“期待”。真的期待,立夏节的好习俗在现代生活中得以鲜活真实的传承。

人生百味

江帅

## 立夏仪式

樱桃梅子乍含酸,  
立夏清风麦秀寒。  
觅得螺蛳青壳蛋,  
摊晒寒豆共盘餐。

这是清朝流行于崇明一带的竹枝词(当时启东是崇明的一部分),其中提及的樱桃、青梅、新麦、田螺、鸭蛋、蚕豆都是当时人们过立夏的必备吃食。

现代人难以想象,一百多年前,人们在立夏这天搜集这些吃食的快乐和满足。初夏的风,夹带着暖意和清凉,拂着青色的麦穗,在阳光下让人快乐又眩晕。穿着土布单衣的主妇站定双脚,看着正在奋力灌浆的麦穗此刻挤挤挨挨,沙沙嚷嚷,一份笃定油然而生:立夏,要让孩子们尝个新。宅沟边,男人卷起裤腿,把双脚伸进略微刺骨的水里,一个男孩拿着桶站在水桥上,等着爸爸在沟底湿滑的角落里捞出肥美的螺蛳。此刻,家里的姐妹可能在采蚕豆、青梅,裹着小脚的老人早已在灶间煮好了青壳鸭蛋。光想想,一天的丰盛就要从嘴里流出来了。

立夏的许多仪式都体现在“吃”上,虽然这些吃食不是山珍海味,但那时候的“吃”太珍贵,太不容易了。准备和完成这套“吃”的过程就是最隆重的仪式。可我们现在获取美食的途径太多,太容易了,无论酸的甜的、苦的辣的、真的香的,运用“钞”能力,甚至不用出门。

立夏这个节气没有了足够的仪式,美食在唇齿间留下的回味日益寡淡,反之,仪式也变得麻烦,刷个朋友圈点个赞成了我最大的表态。面对大趋势,一个青年面对传统文化选择躺平显然没有太大的过错。直到2019年,我的人生发生重大变数——儿子出生了。那一年的立夏我一改颓废青年的形象,一大早,带着儿子、老公从城北奔向城南的娘家。一进门,我拿出了一个大网眼小半个鸡蛋大的蛋袋(据说前一天晚上手工赶制)套在我儿子头上;我爸伸出一根乌漆嘛黑的食指,在我儿子雪白粉嫩的额间轻轻一点,一款锅底灰“胭脂”完成了;紧接着,他们拿出一台从后宅卖菜人家借来的电子秤,要完成“立夏称人”的仪式,在尖叫、哭闹、嗔怪、欢呼中,我们终于完成了任务。到了吃饭环节,我妈夹着蚕豆、鸡蛋在孩子嘴唇上“蜻蜓点水”,小家伙全程吐着舌头,开心得不行。

“万物至此皆长大”,立夏的种种仪式都和孩子密切相关,无论“称人”“斗蛋”,生命到此处都会爆发生机和活力。父母在此也无需纠结,按咱们老祖宗的规矩来,立夏的仪式准没错。

散文欣赏

孙剑

## 水面风回聚横翠

春天往深处走,我在《晚春的信札》里写着:“这个春天/省却的会面和别离/都是小额的忧伤/我们眷恋和热爱的/正是那一部分坚韧……”

天色回暖,日光一天比一天响亮,听说饭店也可以堂食了,仿佛双重的惊喜一般。

这些天,城南新安江路上的车辆一下子比先前多了起来。人们对于热闹的渴望,仿佛久违的期待。稀疏的帐篷,绿的,黄的,橘红的……衬在蝶湖,像一只只小蝴蝶绽放。看着蝶湖从最初的成型,展翅,又渐渐明亮崛起,我在内心里仿佛也跟着安放了一角澄澈。

湖边的土坡,远远望去,如青山隐隐,堪比南方一些低矮山丘。土坡上的银杏指向高远的天空,格外旷阔。清亮的湖水,映出苍翠和光芒,水草里偶然悉索一声,仿佛天镜上的晃动。

草滩有些高低不平,不知谁家的孩子,把滑板车和童车也带来了,靠在银杏树下,银杏树的根部还留着冬天园林工人刷着的白石灰,童车、帐篷、滑板车……粉红,浅绿,淡白……仿佛专门给初夏布景似的,让整个林子有了生动的色彩。

有一家三口,他们在湖滩草地上铺了一张薄薄的垫子,旁边还安了吊床,孩子手里拿着冰墩墩图案的气球,在阔大的银杏背景里,生成了一幅和谐又亲切的画面。

杨万里所说的初夏里,芭蕉初长,绿阴映衬到纱窗上,他午睡后起来,闲看儿童捉柳花。我却看着两个孩子在银杏林的吊床里晃着,和诗人横隔的时空里,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过来,我感受到的凉风、恬淡仿佛和杨万里是一样的。

我认识的皖南一个古琴老师,逢春夏之交,她会带着琴社里的女孩们去山水里弹琴拍照,她们穿着汉服,和湖光山色相映,用琴声搅得漫山遍野都是艺术气息。微风婉韵,空蒙山色,青梅煮酒时,真是令人羡慕的好风景。她配的文案也很文艺:琴,那是一个很沉静的器物,慢慢让你找回内心纯净的力量。那山水又何尝不是?

朋友圈里,有人发孩子钻麦田的照片。夏天到来,许多人特别是小孩子容易生病或有食欲减退的“挂夏”现象,让孩子们在没有收割的麦田里来来回回钻几下,以防“挂夏”。放眼望去,绿油油的麦田里,孩子钻进钻出,甚是喜乐。也有家长在为孩子准备立夏斗蛋的彩袋。一些仪式,风景旧曾睹。

偶然去翻过往的照片,初夏,走过的长三角城市,坐乌篷船、看民俗风情演出、听市声和雨声……旧时门楣浅雕和斑驳的印痕,仿佛在记忆里昭示出时光的魅力,就像刚刚翻过的刹那。

蝶湖因形似展翅的蝴蝶而得名,如果航拍一下,画面是一只很大的蝴蝶,这片银杏林仿佛就是蝶的翅膀。

我在《晚春的信札》尾声里写过:此致,敬礼。其实那是暮春的落款。

初夏才刚刚开启,为夏的茂盛和秋收获,厉兵秣马或整装待发,做一些铺垫,埋下一些伏笔,为时不晚。

阳光洒落的林间,仿佛蝶的羽翼上落着涟漪和光泽。



走近记忆

张裕新

## 父亲是位裁缝师傅

老父亲是在新冠疫情来之前不久走的,至今还不到三年。老爷子走后,老宅他房间里的陈设除床上的东西整理掉外,其余的至今也没动过。靠南墙壁的那台缝纫机格外引人注目,缝纫机的台面是黄色的,历经岁月的磨痕,除了边缘的油漆稍有脱落外,其余的地方仍完好无损。那台缝纫机在老爷子离世前一个月他也曾用过,机头还露着,上下线仍穿好,传动带还上着盘,只是台面上有点灰尘。旁边还有一张写字台,桌上玻璃下压着一张老爷子86岁那年还在缝纫被套的照片,他那娴熟地缝纫技术,踩踏缝纫机时的优美姿势和咕咚咕咚的噪音……一个个画面,直勾起我对老爷子当裁缝师傅时的回忆。

我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个小村庄。从我懂事起,老爷子就是当地有名的裁缝师傅,还带了不少徒弟,南北三桌、四邻八舍都到我家来做服装,当时加工费上装每件五角,裤子每条两角,鞋面每双三分,平日欠账年终结算。老爷子缝纫是好手艺,但主要负责裁剪,最大两个姐姐搞缝纫,老母亲专门缝纽扣。特别是换季和春节时,家里忙得不可开交,因为白天要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两个姐姐把两台缝纫机对碰,中间放一盏煤油灯,通宵达旦是经常的。两台缝纫机发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犹如一首优美动听的乐曲。煤油灯下,我们一边在做家作,一边用欣赏的目光注视着母亲飞快地穿针、引线、缝制,有时她实在疲倦了稍打个盹,抬起头又继续了。虽说自己家里搞缝纫,但我平日穿的衣服都是上面哥哥不能穿的“二手货”,只有逢年过节才能穿上自染的老布衣。衣服褪色了,父亲再反面改正面让我继续穿“新”衣服。70年代中期,父亲入了党,率先在大队里办起了综合社,几户有缝纫机的开始实行联营。从此以后,从裁缝开始发展,办起了以缝纫机为主要设备的大队皮件厂、服装厂。80年代后期,闲不住的老父亲到龄退下来后,又重操旧业,



在三哥箱包厂里开设了服装车间,主要生产呢大衣,产品靠设摊自销或送商场委托代销。由于父亲的辛勤劳作、忙碌奔波,老爷子手头略有宽裕,80年代里我弟兄五个相继建房成家立业,四个当上了公务员,一位当上了企业主。再后来父母挣到钱后,自己养老请保姆,老母亲先走,老爷子九十高龄也离开了,他们从未向子安伸手过,反而稍留有余录。

父亲是一位裁缝师傅,家里有缝纫机,曾为我贫乏的少年时代增添几许喜悦和美丽。记得小学时,老师每学期要学生填家里“三转一响”数量,在那个年代,我填上家有2台缝纫机感到很神气。一次语文老师教到一个“熨”字,在解释意思时,同学们都不理解,后来老师说:“这个熨字可组词‘熨斗’。”这个东西全班只有我家有,当时我心里十分开心,仿佛老师在表扬我。从那时起我就明白了物以稀为贵,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在那个年代,学校要收书杂费,每学期四五元,农村学校因生活条件差交款及时的少而又少,大部分同学被老师再三催促,才勉强交上,有的甚至学期结束还欠费,不得不等待学校贫管委审核减免。而我交费不慢不慢,每次向父亲要学费时,父亲开给了我一份裁缝欠账收款明细,叫我拿着单子到欠账的户头去上门收款,收到后用以交学费,收不到就一直拖下去,收过头的要结余上交。从那时起我就懂得了什么叫应收款?要账有多少困难?学会怎样沟通?我的少年时代,平时手头没有零化钱,父亲叫我每天早晨在扫地时收拾好裁缝时剪下的布角头,集满一篓后星期天到镇上生产资料部出售,每次弄个几角钱,用以购买学习用品或连环画等。有一次,村里来了一个破布儿换砵糖的“货郎担”,我偷偷地拿着废布角去换砵糖,被我父亲发现后一顿咒骂,事后才知道裁剪下来的新布角与破旧布的收购价格是不同的,“货郎担”将新布角以破旧布折换砵糖占我们小孩子便宜。从那时起我就学会了精打细算,开源节流,量入为出,勤俭节约。

时间一晃过去了,清楚地记得自己曾喜欢坐在父亲的缝纫机脚踏板上,一边摇摆屁股,一边吃着东西。而今自己从村里、乡里直到市里,一步步走到了即将退休的年龄。平日一回老家,只要看到那台缝纫机,就思绪万千。她既是父母勤劳持家的工具,也承载着太多时光的记忆和岁月的变迁。她从物质匮乏、生活节俭的那个年代一直伴随我们全家人风风雨雨,寒来暑往五十载,她不仅已成为我们家庭中永不生锈的一员,而且已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宝贵财富,永记心头。

人在旅途

樊祥成

## 老家的鹊巢

那天,老三届师兄在群里发了一张老宅的照片,说他很喜欢宅边一排树上的鹊巢。那鹊儿每年在此重筑新巢,为故乡的老宅增添了吉祥的喜气。

说起那些鸟儿、雀儿们,它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它们只会在孵卵、育雏时才与亲鸟同巢,这雏鸟一旦离巢而去,就再也不会回到老巢——这种现象是有据可查的。巢居,是有风险的,为了求得生活的安定,鹊儿辗转迁徙、辛勤劳作,重建新居是它们繁衍后代的生存本能。人有婚房,鹊有新巢,故有喜鹊之“喜”。

鸟且如此,何况人类?

西晋文学家张华有诗:“巢居觉风飘,穴处识阴雨;不曾远别离,安知慕俦侣?”(《情诗》)生存环境不同,带来的安危与苦乐感受也会不同,由此引发诗人的离愁情怀。这也真正的应了师兄对那帧照片的注解——“留住记忆,记住乡愁!”

几十年来,我们这批老群友大多已经定居启东或外地城市的市区,目睹城乡建设日新月异巨变——高楼林立、交通便捷,环境优美、生活舒适,市民文明友善,社会秩序良好。当年出生血地的村镇面貌也发生了极大的改观与进步。启东乡村40年前的标配民居是七路头(或两层头)瓦房加竹园、宅沟,而当下乡村民宿的标配早已是“小洋房”加小汽车、小花园。长年在外的游子偶尔回乡探亲,故地重游,哪一个不是连声惊叹“变化太大”的?

但几天以后,我们还是答应了他——装修一下,今年完工,以后再等半年就搬家——我们要守住他们的巢,留住他们的根。但这次过年,因为国内疫情频发,作为公务人员的儿子主动安排全家四口就地过春节。期待来年春暖花开,让孙子孙女走进一个全新的家园吧。

唐代诗人杜甫身居“漏雨茅屋”,尚能呵护“恶卧娇儿”,想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其胸怀何其博大,其情怀何其光辉!

的确,“巢”之与天下,犹如滴水之与汪洋。人们的安居,总是要寄托于祖国的强盛与全民的共同富裕。

星期诗汇

## 迎夏三首

迎夏

夏的气息,缓缓潜入  
漂移的岁月  
时光和心情  
逐渐升腾起来

站在春天的出口  
迎向热烈起来的温度  
遇见的一切  
都将暖成  
最向往的欢愉

爱的存在  
是内心柔软的理由  
夏,从这里开始  
而我在这里迎向你

等待如蜜

夏阳,悄然奔赴  
火辣辣的温度  
曾经灼灼的桃花谢了  
铺陈一地的心事

光阴,藏起每朵花的  
故事  
盛开在上个季节的粉艳  
依然在风中犹存  
虔诚地等待蜜桃  
悬于枝头之上

走向夏热

夏天的暖热  
曾被封存在别的季节  
随时光慢走  
穿过记忆的旷野  
熟悉的热情  
重又回到眼前

伸出温柔的双手  
就可捧回火热的人生  
走出深深浅浅的痕迹  
甚至延向白发苍苍

澜波

## 诗三首

愿望

透过星辰,看见北归的大雁  
引领你文字的温暖和深情  
穿越过千山万水  
雁鸣掷地有声  
辽阔大地生长的思念  
高过山峦叠嶂

喜欢站在石桥边  
看冬去春来  
看活过来的河流带走点红梅  
却带不走心底的你  
住在黑暗笼罩的莽原中  
泪如泉涌的尽头

你就是这莽原野火  
而我如同草木一动不动地修行  
等一场春风拂去尘埃  
等你燃起火光  
只为照亮我  
和全部的天空

三月,春到人间

河流用清脆的嗓音把山川带来的讯息  
传遍村寨每个角落。  
春风的翅膀从树叶口哨合声里掠过  
枝桠举着嫩绿争先恐后  
装扮起鸟巢灰暗单调的身影  
一位燕尾绅士  
再次飞翔这片乡土的昼思夜想  
频繁巡视农夫种植下  
含辛茹苦的希望

蝴蝶纷纷,从三月的茧衣中振翅而出  
一路追随花朵远眺的目光  
抵达生命彼岸。  
卑微的野草,亮出绿色军刀  
锋利地割破黎明前夜色的黑罗裙  
三月,早已春到人间  
它捧出庭院前桃花的盈盈笑意  
携晨光初露的柔情  
为那些从异乡远道赶来的亲人和  
追求幸福的流浪者  
开始接风洗尘。

小村晚祷

西山,一抹绚丽多彩的斜阳  
载着我童年的记忆  
在亲切乡音里,萌生出  
心灵荒漠里的绿洲

田畴阡陌旁,花草、树木  
将深深地祝福  
融汇在袅袅炊烟中  
灶屋内,母亲清瘦谦和的身影  
如同天空掠过的燕翼  
每一个瞬间  
都呈现完美的弧度

侧耳,我仿佛听见古老的槐树  
压低嗓音地吃语  
洁白的月光即将莅临人间  
门前,还是那一把素旧的摇椅  
晃动金子般的岁月  
将村寨老妪们熟稔的歌声  
拢捻进孩童的梦乡

那一个曾经迢迢天边的地方  
是日夜兼程的目的地  
我笔墨诗韵的夙愿,时刻为你  
馥郁独特的韶光

栢丹梦